

独子命危的时刻……

云南省某“六一零”（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工作人员，其丈夫是某监狱狱警。以前对法轮功比较抵触。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的一名同学（法轮功学员）向她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做好人的道理和被迫害真相。她不仅听不进去，还威胁这位大法弟子：“看（在）你是同学（的份上），要不把你也整进去！”

后来她的独生儿子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期间，不幸遭遇车祸重伤，肇事车辆逃跑。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发现她的儿子心脏破损，无法医治，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眼看着自己将要痛失爱子。她在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突然想起了那位给她讲过真相的炼法轮功的同学，想起来她在六一零工作期间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因为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神奇事例。于是她找到了那位同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活儿子的心愿。

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你今天遇此事，是因为你受共产党的谎言欺骗，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应。但神佛是慈悲的，你要从今往后不再协同做伤天害理之事，还要尽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去把你以前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去找那些你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诚心向他们道歉；把你非法敲诈、勒索的钱财如数赔偿；并和你的家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许你的儿子还有救。

她明白了真相后，就去找那些以前她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其中大部份都已回家，她就登门拜访道歉，心想我以前把他们治得那么惨，他们会不会报复我、辱骂我，但为了儿子病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没想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对她十分宽容，没有一个责骂她的。她还把非法没收、抢夺的钱财计算了一下，大约有二十四万人民币之多。她就拿自己家里的钱赔偿给大法弟子，没想到还没有赔偿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她儿子的病不治自好了。复查时医生都觉的不可思议，问她：“是不是你们家还有个双胞胎儿子？是不是你们让另一个健康的儿子来检查？”

她儿子康复后，他们全家这下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对大法师父感激万分，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都办理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明慧週報

副刊

第 125 期

2007 年 8 月 31 日

读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尤其是第二评，“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对共产党的邪恶，有了全面的认识，也想起了童年的一件往事。

回想自己童年在大陆，自小就戴“伟大领袖”像章，一边深感幸福：幸亏有共产党毛主席，虽然一个月全家只有半斤油，一斤肉的供给，到底有碗饭吃。

那时，学校老师都告诉我们，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台湾人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到要吃香蕉皮。香蕉皮，自己出于好奇也尝过，涩涩的，苦苦的，确实难以下咽。可怜的台湾人民呀！

隔壁的谭家，有港台关系，自然，那时属于“监控对象”。我们“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尤其隔半年一年的，总有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悄悄走进他家门，这更引起众人的怀疑。我也仔细观察过，但见这男子皮鞋铮亮，西装革履的在傍晚时分踏入谭家门。第二天早晨出门时，却穿着短衫短裤和拖鞋。心中十分疑惑：这是不是一个阶级敌人，化了装去搞破坏活动。还好，谭家阿婆满疼我，我便去找她问个究竟。

谭家阿婆见了我，咧开没了牙的嘴直笑，塞给我一块水果糖，于是我一边含着糖果一边问阿婆那神秘的阿叔是谁。



——读《九评共产党》有感

阿婆一开始支支吾吾，后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压低声音对我说：“那是表叔，他住在台湾，在香港也有生意，有时回来看看。”

“那怎么每次他进来和出去的衣服都不同？”我好奇的问。

阿婆叹一口气：“谭家的三个儿子，因为太穷，都讨不到老婆。表叔每次都穿得尽可能好的回来，把衣服、手表、鞋袜给他们。他们才敢去相亲。所以表叔回去时，没有衣服鞋袜穿，只好穿短衫短裤子和拖鞋啦。”

“哦”，我明白了，原来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那么”，我又问：“他是不是在台湾时每天吃香蕉皮？”

“吃香蕉皮？”阿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吃香蕉皮？”

“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没有饭吃呀！”我提醒她。

阿婆说“他没吃过香蕉皮，我倒是吃过。60 年时闹饥荒，人饿得难受，别说香蕉皮，连土都有人吃过！”

我终于明白了，“噢，原来连香蕉皮都吃不上的不是台湾同胞，而是我们。”

◇





民間傳說：“佛光”的由來

今天的人们有时会在一些名山大川、著名寺庙中看到“佛光”，信佛者相信这乃是上天在向人们传达着某种信息，不信者斥之为自然现象。不过，单从字面来看，“佛光”应该与“佛”有关。

关于“佛光”这个名称的由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

大约两千年前的东汉永平年间，在四川峨眉山的华严顶下面，住着一位以采药为生的老人，人称“蒲公”。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做了很多好事。蒲公与宝掌峰下的宝掌寺里的宝掌和尚交好，二人时常谈论佛法。

一天，蒲公正在山上采药，忽然听见天空中有仙乐之声。他顺声抬头观瞧，看见一群人脚踩五色祥云，往峨眉山金顶方向飘去。颇有慧根的蒲公知道他们非仙即神，于是紧随祥云，直奔金顶。

到了金顶，蒲公见舍身岩下云海翻卷，光彩万千。在万道光环中，有一仙人格外引人注目。只见他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披黄锦袈裟，骑着一匹六牙大象，其庄严殊胜难以言表。

蒲公不知仙人是谁，急忙跑去找宝掌和尚。见到宝掌后，蒲公把在金顶所见告诉了他。宝掌和尚一听，惊叹道：“那是普贤菩萨啊！我正想求菩萨指引佛法呢。”于是，他拉着蒲公向金顶跑去。他们来到舍身岩上，只见岩下茫茫云海中，有一团七色宝光。宝掌和尚告诉蒲公：“那七色宝光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叫做佛光。”蒲公定睛看去，看见光环中又现出了普贤的金身，便叫宝掌看，可宝掌和尚却看不到。宝掌感慨的说：“你每天采药，救人苦难，为大家做了许多好事，所以感动了菩萨，向你现了金身。我做的好事还不如你多，所以不能看见菩萨的金身，只能看见菩萨头上的宝光。”

从那以后，人们就把神、佛显现的宝光称为“佛光”或“金顶祥光”，并视之为吉祥的象征。◇

从我的轮回记忆谈起

文/辛静

这是炼法轮功之后的故事。在修炼中，不知不觉，大脑中一些深层记忆被开发出来，有了回忆前世的能力。

在修炼前，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是雪上加霜，仿佛中间有着一条跨不过的鸿沟。小时候时常被他打，虽然知道他也很疼我，但父亲总是否定我的才能，于是沮丧、自卑、不被人了解的感觉总是在我心中。父亲仍然坚持他是对的，并骂我不识好歹、脱离现实，我常被他说得难过不知怎么办，数度都想结束生命。当然，现在修炼后已不会这样想了，人身是很珍贵的而且也是必须要珍惜的。

曾想过为什么自己与父亲之间会这个样子。一日早晨，眼前突然闪过一些影像，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在千年之前，两国交战，父亲是敌国的大将，自己则是混进去的间谍。在取得敌国大将的信任之后，在饮水中下药，将其毒杀。

看到这一幕之后，我哭了，那位将军罪不至死呀，只因为是敌国的大将，就必须被人暗杀。当两国交战之时，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吧，而因果报应，毫厘不差，那个朝代的观念，促使我亲手结束了一个与自己国家对立的敌国大将的生命。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那世的杀生之罪与仇视敌人的心理带到了今世，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该还的，而且已经还得很轻了。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的心够清明，我将不会去暗杀，我会运用将军对我的信任，尽我所能地影响将军，进而影响他的君王，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人很难逃脱这一切，人总是束缚于当时朝代的观念，虽然那个观念在后来的历史中看是无知可笑的，可身在其中，就很难逃脱，就像现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些参与迫害善良好人的人，是无知和可怜的，因为，日后人所做的一切都要自己偿还。轮回路苦，点滴都要偿还，而人生生世世所带的观念，则亲自为自己种下了恶业轮回。



漫画《正义神光》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在距北京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一年之际，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各界代表和支持者，在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了人权圣火，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全球巡回传递活动。

人权圣火活动的目地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迫害，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酷刑虐杀和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等罪行。◇

